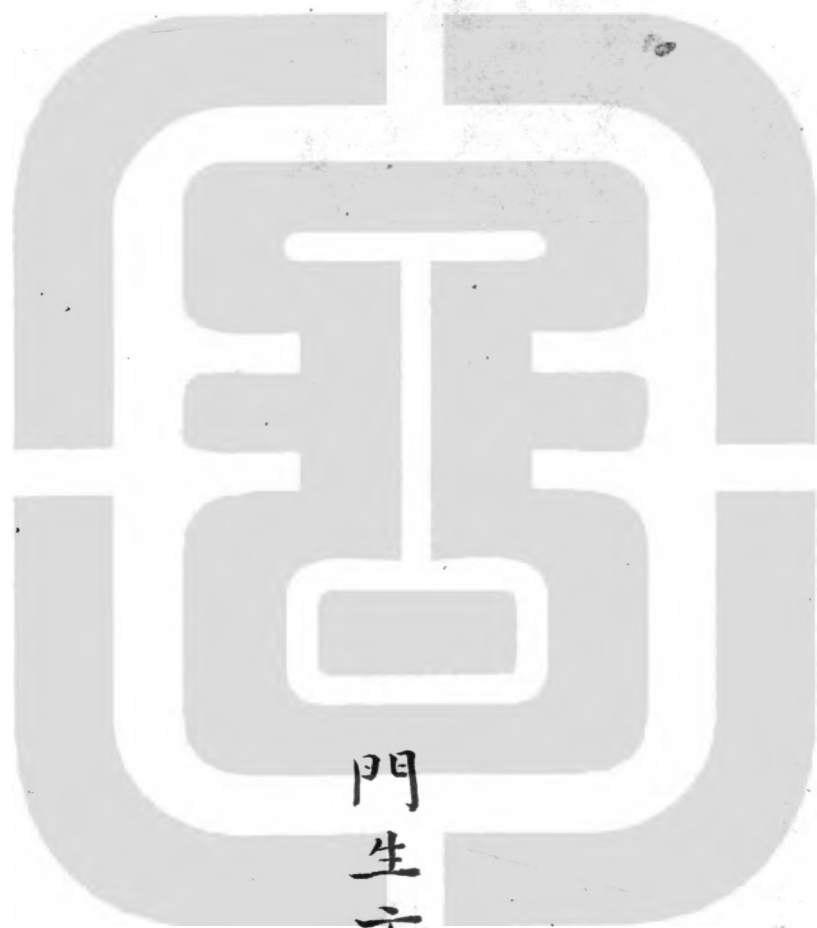


館課

叁月下旬



門生方猶

起伏頓
挫條理
井然

蕭曹兩魏相業評

史嘗稱漢之相業前有蕭曹後有兩魏竊以爲不然夫蕭曹輔高帝於天下未定之時而兩魏輔宣帝於天下既平之日蕭曹相繼爲相一人之事君也難兩魏同時爲相兩人之協恭也易然此猶其小者鄼侯之識高祖在亭長時及入秦收圖書運饋不絕以此爲功臣第一美田之市子弟之從亦可謂善處功名矣余獨憾其不能力爭高祖之前以早立冢嗣爲事然何在關中居守得士民心久偶有舉動上輒疑之

功成之後、何其有戒心哉、平陽侯起軍旅中、攻城略地、與淮陰輩不相上下、而治齊之政、一以清淨為宗、其與何初非相善也、而入相之後、竟一遵鬱侯約束、蓋高祖以英武之君、智勇皆出人上、時天下初定、惟恐其志大而勤遠、畧厭陋小而樂更張、則如病之初起、不養以膏梁、而復進之藥石、豈有幸哉、故余觀蕭何、樸直人也、及聽召平諸生之說、功成而守以智、曹參、勇將也、及高祖殺戮功臣、則亦以智全其身、至於入為宰執、則皆以不智、不勇之身、挫其銳、而扣其氣。

養成功、而與民休息、豈不誠知輕重、良宰相哉、若夫丙魏則不然、高平侯之與宣帝、有微時之恩也、而久之不言、可為樸厚長者矣、置都護、問牛喘、及其終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以自代、亦有古大臣之風焉、然鬪死橫道、而不問、史以為得大體、則竊嘗疑之、夫于陰陽之和、戾天地之性、孰有甚於殺人者哉、殺人則傷祥氣、鬪死則奸法紀、舍是不問、而何牛喘之為、况宣帝綜核之主也、不務佐以寬和、而導以殺人、不問、亦可謂不知本計矣、博陽侯相業不少、概見、而

諫伐邊塞有息民戢武之意。燹誅夷霍宗屠殺廣漢。嚴刻以濟宣帝之寡恩。殆難以光美史冊矣。夫君相者。將若水火之相濟也。使君綜核而臣嚴刻。是猶琴瑟之專一。其誰能聽之。且夫兩魏既盛。許史方張。其寵許史。則用恭顯之漸。用恭顯。則殺望之之漸。故元帝之失德。宣帝導之。宣帝之用許史。實二相之不能匡救而彌縫之也。史不能無憾于弱翁。吾并不能無憾於高平也。然則四相之短長。其必有所在矣。且嘗聞之。觀天者必於地。觀朝者必於野。故觀夫蕭曹輔

政。四皓之隱者。可以復來。兩魏升庸。二疏之仕者。不免于去。則四相之業。其亦不可同類而共稱之也。夫唐虞之相。賡歌拜讓。商周以來。左右亮工。東西分陟。皆有至德懋功。載在典冊。蕭曹且不能及。而况兩魏乎。惟其較若畫一。同心輔政。則皆有古相。臣同寅請共之意。至於事久論定。則必曰何為上。參次之。吉次之。相又次之。以不敢同於史氏。前後並稱者之說。

錦樹行

春風萬里從東起。衆卉叅差乍如綺。穠華映發如有

情鳳城四望皆桃李、桃李含春待日開、雲霞曙色蔭
萋苔、畫扇聚衣爭徙倚、香車寶馬共徘徊、二月江流
動浚碧、錦樹臨風自雕飾、葉如新年剪綵成、葉如夜
靜當軒織、艷如璇宮闕七襄、素如越羅裁一色、燦爛
原因造化功、芳菲不恃神明力、新豐楊柳半垂堤、連
烟草色暗萋、對樹還須減顏色、鳥羨晴暉只亂啼、
樹底遊蜂花上食、紛、綺麗豈終極、遊人莫盡採春
華、留與他時供秋寔。

